

濱田德海菟藏敦煌遺書

方廣錫 編著

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

方廣錫 編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方廣鋐編著．——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013-5931-8

I. ①濱… II. ①方… III. ①敦煌學—文獻 IV. ①K87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198719 號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官方微信

書名	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
著者	方廣鋐 編著
責任編輯	南江濤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nlcpres@nlc.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裝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開本	8開
印張	38.5
印數	1500冊
書號	ISBN 978-7-5013-5931-8
定價	980.00 圓

序言

方廣鋁

一九〇〇年初夏，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華大地風雨如磐。北京城裏，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而靜謐的西北邊陲，道士王圓祿（俗名王福琳）於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藏匿千年的洞窟，其中裝滿了經書、文物，敦煌藏經洞由此橫空出世。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其後被著名學者王國維譽為近代中國四大學術發現之一。洞中出現的各種新材料，促成了一門新的學問——敦煌學的產生，而『敦煌學』又被陳寅恪稱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如此重大的學術發現，如此重要的學術資料，如此可貴的古籍文物，在其發現之初，竟絲毫不為時人所重，任其在民間流散，以至於被外國探險家捆載而去。迨至清學部覺知，下令全部購買，押運進京，路上乃至抵京以後，又遭人大肆偷盜。如此種種，成為中國人的錐心之痛，所謂『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一〕}。

據我最近統計，就藏經洞漢文敦煌遺書而言，如果按照總長度或總面積計算，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含從敦煌直接押運進京及其後通過各種途徑陸續入藏），約佔藏經洞全部漢文敦煌遺書的百分之四十；英國圖書館所藏，約佔百分之二十八；法國圖書館所藏，約佔百分之十；俄國所藏，約佔百分之四。中國其他公私收藏，約佔百分之九；日本公私收藏，約佔百分之八；世界其他各國收藏，總計約佔百分之一。上述數字告訴我們兩點：第一，中國國內收藏的漢文敦煌遺書約佔藏經洞漢文敦煌遺書的一半。第二，以往我們總以為俄國是世界第四大敦煌遺書收藏國，現在我們知道，日本纔是真正的敦煌遺書第四大收藏國。以收藏單位而言，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收藏敦煌遺書號稱一萬九千多號，但絕大部分均為殘片。如果按照總長度或總面積計算，如前所述，俄國

收藏僅佔藏經洞漢文敦煌遺書的百分之四。而日本杏雨書屋收藏的敦煌遺書雖僅編為七百多號，但其實際總面積卻要超過俄國東方研究所。

日本自古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故對中國文物有着特殊的感情。日本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宗主大谷光瑞得知敦煌藏經洞的消息，即讓其探險隊員前往覓求攫取。如前所述，由於種種原因，流散在中國民間的敦煌遺書數量巨大，其中大部分雖然後來依然留在國內，但也有相當大一部分流向日本。

日本敦煌遺書收藏極其分散，故人們一般難以把握其全貌。據目前所知，收藏達百卷以上的公私單位，有杏雨書屋、書道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三井文庫等，至於收藏數十卷乃至數卷的公私單位，如龍谷大學、大谷大學、國會圖書館、唐招提寺、藥師寺、大東急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國立博物館等，不勝枚舉。此外，大量敦煌遺書收藏在日本私人手中，濱田德海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據網上資料：濱田德海（一八九九—一九五八），日本鹿兒島縣人。一九二四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隨即進入日本大藏省，歷經銀行局、專賣局和主稅局後，升至事務官，並曾以興亞院專家身份長期在華供職。濱田氏熱愛漢學，他收藏的敦煌遺書大部分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購得，數量一百多件，其中一部分為著名藏書家李盛鐸藏品。濱田先生辭世後，其蒐集的日本金融、稅務文書捐贈給了母校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即『濱田德海資料』專門文庫。其中的中國古代寫經、寫本和出土文書部分，經日本第三十七回國會議院運營委員會圖書館運營委員會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進行審議，一部分以國庫預算由國會圖書館購藏，餘下藏品一直由其後人秘藏。

一九九四年，我應邀訪問日本龍谷大學，曾專程到東京尋訪敦煌遺書，也到了日本國會圖書館。如上文介紹，國會圖書館的這批藏品正來自濱田德海特藏。據日本朋友告知，日本國會圖書館原計劃將濱田藏品全部購入。但當時日本敦煌學界一位著名權威學者考察了國會圖書館已經購入的這批濱田藏品後，斷言均為贗品。這使得國會圖書館的有關人員大為窘迫。因為收購濱田藏品用的是國庫的資金，如入藏的是贗品，則相關人員所擔干係實在匪淺。所以，立即中止了原定的收購計劃。這次聽到一位中國研究者前來考察，國會圖書館方面表示特別歡迎。記得那次他們拿出二十多件，我考察以後的結論是這二十多件遺書並無贗品。當然，我的結論自然不能撼動那位敦煌學權威的判定。但不管怎樣，我談了意見以後，可以明顯感到接待我的人員鬆了一口氣。其後，那位日本敦煌學權威又提出日本所收藏的敦煌遺書，百分之九十五乃至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假的，給日本敦煌學界極大的衝擊。坦率說，那位先生對敦煌遺書的確有深湛的研究，對日本敦煌學的發展也厥功甚偉，但他考察敦煌遺書的切入點值得斟酌。此外，如我已經撰文談到的，文物鑒定有時與鑒定者的性格相關。有關敦煌遺書鑒定問題，以後我會專門論述，這裏就不談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的拍賣市場逐漸成長，原來秘藏民間的一些敦煌遺書開始露面。進而，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收藏者實力的增強，海外藏品開始回流，其中也包括濱田德海原藏的敦煌遺書。這些年來，我在鑒定實踐中陸續接觸過若干原濱田藏品。二〇一四年底，我在京都大學人文所梶浦晉先生的幫助與陪同下，再次來到日本國會圖書館，這次總計考察近五十件寫經，並按照我設計的敦煌遺書數據庫的體例重新著錄。考察後，應國會圖書館有關人員的要求，逐件敘述了我的鑒定意見，對方則做了記錄。

前些日子，伍倫拍賣公司丁德朝先生告訴我，他們已經繫係到濱田

德海先生的後人，有可能將濱田藏品批量回歸。得到這一消息，自然非常興奮。如果能夠成功，這是濱田藏品，也是海外敦煌遺書數量最大的一次回歸，自然值得慶賀。皇天不負有心人，丁德朝先生終於攜三十六件濱田藏品回到中國。

我認為這批寫經有這樣一些特點：

一、從時代來講，這批寫經的時代跨度從六世紀到十世紀，約五百年，反映了這五百年中國寫經包括書法的演變，為我們研究中國這五百年中的書籍形態、書法流變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其中有六世紀南北朝寫經三件，抄寫精美，保存品相也較好，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

這批遺書中的伍倫一號《妙法蓮華經》卷二，尾有題記：『顯慶五年（六六〇）三月十四日，濟法寺沙門重遷、師奉為師僧父母、法界倉（蒼）生，敬造《法華經》一部，願以斯景福，拔濟有緣，同離苦源，咸成仏道。』

從現有資料看，『濟法寺』在敦煌遺書中凡兩見。

一處出現在斯二二七八號《寶雨經》卷九卷尾譯場列位中，作『京濟法寺沙門戰陀譯語』，故知該『濟法寺』武周時期位於京城。戰陀參加《寶雨經》譯場並擔任『譯語』之事，在《開元釋教錄》卷九亦有記載。該《寶雨經》雖譯於長壽二年（六九三），但斯二二七八號寫於證聖元年（六九五），抄寫時照抄了原卷的譯場列位。

一處出現在甘博一二一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九九題記中（圖錄見《甘肅藏敦煌文獻》第五冊第二百六十五頁），作：『咸平元年（九九八）四月八日濟法寺法度沙門普惠敬造《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拔濟有緣。願一切衆生、咸蒙斯福。』《甘肅藏敦煌文獻》第五冊敘錄中未對該遺書抄寫年代進行斷代，亦未對題記提出疑問。但從圖錄看，正文的抄寫年代顯然早於題記所謂的咸平元年（九九八），且題記字蹟、墨色與正文不類，表述方式不合古代寫經題記的規範，故該題記可能為後人偽造。

但因筆者未曾考察原卷，故對該寫經年代及題記真偽不作結論。

據敦煌遺書其他資料，敦煌當地未見名為『濟法寺』的寺院。該遺書紙張與唐高宗時期那批武則天為母親做功德的宮廷寫經紙張相同，抄寫年代相近，風格相似。故頗疑本遺書並非敦煌地區寫經，乃流入敦煌之原長安濟法寺寫經。

二、從長度來講，三十六件遺書中，超過八米的有八件，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二；五米以上、八米以下的有十件，佔百分之二十七點八。以上兩者共十八件，正好佔據全部三十六件的一半。而一米以下的有八件，佔據百分之二十二點二。上述數據可以與英國圖書館相比。英國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五米以上者總計編為文物號一八八三號，佔其文物號總數的百分之十二點四。一米以下的編為文物號七二九九號，佔據全部文物號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二。也就是說，就集合體而言，這批濱田敦煌特藏的較長卷子比例要超過英國敦煌特藏一倍以上，而一米以下卷子的比例祇有英國特藏的四分之一。如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相比，國圖五米以上的遺書佔比百分之十四點八，一米以下的遺書佔比百分之四十五點七。這些數據證明了我在《談散藏敦煌遺書》一文中指出的：『敦煌遺書是古代寺院的棄藏，絕大部分斷頭殘尾。散藏敦煌遺書大都是人們從這些殘破遺書中挑選出來的。雖然這種挑選，實際不過是矮子裏拔將軍，所以絕大部分散藏敦煌遺書依然是殘破卷子。但散藏敦煌遺書畢竟是矮子裏拔出的將軍，它們的長度、保存狀態都要比第一類沒有經過中間環節直接進入收藏單位的遺書為好。』^[1]

三、從文獻內容看，這批遺書中有兩件社會經濟文書，惜皆殘缺。有一件《黃仕強傳》（擬）與敦煌遺書現存十餘號同文獻文字有參差，可供校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伍倫三十六號，該文獻雖然首尾均殘，卻從來沒有被歷代大藏經所收，未為歷代經錄所著錄，甚至是我們以前在敦煌遺書中也從來沒有見過的海內孤本。從內容考察，該文獻乃九世紀

中葉歸義軍統治初期，敦煌地區著名沙門法成向弟子解說的《瑜伽師地論》卷一『本地分中意地第二之一』的記錄。以往我們知道的法成向弟子解說《瑜伽師地論》的記錄共有兩種，一種為『分門記』，一種為『隨聽疏』。本遺書與上述兩種形態均不相同，乃就文解義，故擬名為『瑜伽師地論義疏』。本文獻為研究敦煌地區佛教義學水平及沙門法成提供了新的資料，雖僅六十六行，但由於至今尚未發現第二號同類文獻，故值得研究者重視。又，有些遺書所抄雖然為常見佛典，如伍倫十號、伍倫二十號、伍倫三十五號等，均為常見的《大般涅槃經》與《大智度論》，但兩號《大般涅槃經》的分卷與人們常用的《大正藏》本不同，一號《大智度論》的分卷甚至與歷代大藏經均不相同，給我們研究這些經典，提供了新的傳本系統。

四、流散敦煌遺書還有一個特點，即某些人為了牟利，往往會施展種種作偽手段。包括通卷作偽、偽造題記、截頭接尾以及剪去卷首而以品題冒充首題之類。這批敦煌遺書未見有通卷作偽者，但後幾種情況雖然不多，卻均有存在，詳情可參見圖版與卷末的條記目錄。

在此，我覺得特別要向讀者推薦伍倫七號。該號原抄《妙法蓮華經》卷七，首尾均殘，卷尾部分抄寫《妙法蓮華經》卷七『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但因為尾殘，缺少『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末尾文字十二行，作偽者手頭剛好得到一張古代敦煌空白紙，於是便在這張空白紙上做文章。但由於這張紙的長度祇有二十五點七釐米，無法在完整抄寫剩餘的十二行經文以後，再加抄尾題及題記，於是作偽者將『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末尾的十二行文字刪略改造成三行，偽裝成『流通分』的模樣，然後再寫上偽造的尾題與題記。

為說明問題，請參見以下對照表（見表一）。亦即按照《妙法蓮華經》卷七『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之原文，伍倫七號末紙應有剩餘經文十二行。作偽者手中雖有敦煌藏經洞所出敦煌

古紙，但長度不足以抄寫這十二行經文及續寫尾題、題記。而尾題、題記對作偽者提高原卷售價，作用極大。於是作偽者將原十二行經文簡縮為三行，具體方法是：尾紙第一行、第二行「三」號以前照抄原文，然後加上請法者「華德菩薩」之名，並仿照佛經中「流通分」的慣例，加上「恭敬圍繞，作禮而去」等慣用語以結束經文。這樣，尾紙節省下來的空白處，便用來書寫尾題與題記。

需要指出的是，作偽者手法極其高超：第一，將墨色調得與原卷幾無差別。第二，對原卷字體的模仿亦可亂真。第三，利用了敦煌遺書中的空白紙。第四，爲了堅證此卷爲真，不惜將真正的六世紀南北朝寫經及七到八世紀唐寫經殘片撕爲二十多片，作爲裱補紙粘貼到背面。其用心之良苦，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是，由於作偽者缺乏必要的文史知識，題記、尾題的寫法，都留下破綻。再仔細核對經文，則其作偽的手法暴露得一清二楚。

鑒定敦煌遺書，要多看真卷子，也要多看假卷子。要研究假卷子造假的手法，從這個角度講，伍倫七號卓絕的造假手法給我們留下一個不可多得的敦煌遺書作偽的標本，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中國幅員遼闊，古代佛教興盛。除了敦煌，內地佛教遺蹟也非常多。實際上，從總體看，內地文化遠比敦煌昌盛，但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內地的古寫經留存得非常少。雖然很少，畢竟依然有留存，即使在這幾十年中，內地也多次發現古代寫經。但是，由於內地古寫經數量少，而敦煌遺書名氣大，且兩者均爲古代寫經，因此，在流散中，內地的古寫經往往會依附敦煌遺書的名頭而出現。由此，流散敦煌遺書中往往會夾雜一些內地古寫經。前些年，晉南出土的一批古寫經曾經依附敦煌遺書的名頭出現在拍賣市場上，最終被鑒定、識破，從而引發有關人士的關注。這次的濱田特藏中，也有伍倫二號、伍倫七號等兩件內地古寫經。這兩件寫經與前此出土的晉南寫經風格不同，應出於其他地方。至於到

底出於何處，祇能等將來發現更多的資料，再來加以考訂。需要指出的是，內地古寫經由於其特殊性，其價值實際上並不亞於敦煌遺書。

流散敦煌遺書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們曾經在收藏家手中收藏、流轉。此次的濱田特藏中，有一件曾爲端方匋齋所藏。收藏家們往往或對所藏敦煌遺書加以裝裱，或留下題跋，或鈐壓印章，如此等等，對我們研究當時的文人風尚、收藏歷史、裝裱工藝，乃至考史考文，均留下了寶貴資料。

在結束這篇序言的時候，不禁感慨繫之。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敦煌遺書大量外流，國運蹶則文運蹶，夫復何言！這二十年來，敦煌遺書從陸陸續續少量回流，到如今以三十六件這一體量，規模性回流，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願我們的民族少一點磨難，願我們的祖國真的能夠繁榮昌盛，願中華文化再次振興。天佑中華！

最後，對以往在敦煌遺書回流中，特別對這次在濱田特藏批量回流中做出貢獻的諸多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日於古運河北端

注釋：

〔一〕這句話見於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長期以來，不少人認爲這是陳寅恪的觀點。實際上，陳寅恪是引述這一觀點並反駁之。這句話應該是《敦煌劫餘錄》的編者陳垣先生講的。參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總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零一六年版。

〔二〕方廣錫：《談散藏敦煌遺書》，敦煌研究院二零一五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未刊。

表一：“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末尾應有文字與伍倫 07 號現存文字對照表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末尾應有經文 (依照伍倫 07 號行款書寫，並加行號)	伍倫 07 號現存經文
1. 爾時，華德菩薩白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深 / 2. 種善根。世尊！是菩薩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 / 3. 所變現，度脫衆生？”佛告華德菩薩：“善男子！ 其 / 4. 三昧名現一切色身，妙音菩薩住是三昧中， / 5. 能如是饒益無量衆生。”說是《妙音菩薩品》時， 與 / 6. 妙音菩薩俱來者八萬四千人，皆得現一切色 /	1. 爾時華德菩薩白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深 / 2. 種善根。世尊！是菩薩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 / 3. 所變現，度脫衆生？”佛告華德菩薩：“善男子！ 其 / 4. 三昧名現一切色身，妙音菩薩住是三昧中， / 5. 能如是饒益無量衆生。”說是《妙音菩薩品》時， 與 / 6. 妙音菩薩俱來者八萬四千人，皆得現一切色 /
(兩紙接縫處)	(兩紙接縫處)
1. 身三昧；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亦得是三昧 / 2. 及陀羅尼。爾時，妙音菩薩摩訶薩 Ⅱ 供養釋迦 / 3. 牟尼佛及多寶佛塔已，還歸本土。所經諸國， / 4. 六種震動，雨寶蓮華，作百千萬億種種伎樂。 / 5. 既到本國，與八萬四千菩薩，圍繞至淨華宿 / 6. 王智佛所，白佛言：“世尊！我到娑婆世界饒益 / 7. 衆生，見釋迦牟尼佛，及見多寶佛塔。禮拜、供 / 8. 養。又見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及見藥王菩 / 9. 薩、得勤精進力菩薩、勇施菩薩等，亦令是八 / 10. 萬四千菩薩得現一切色身三昧。”說是《妙音 / 11. 菩薩來往品》時，四萬二千天子得無生法忍， / 12. 華德菩薩得法華三昧。 / (參見 CBETA2016, T09, no.0262, p.56b12-c1。)	1. 身三昧；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亦得是三 / 2. 昧及陀羅尼。爾時，妙音菩薩、Ⅱ 華德菩薩摩 / 3. 訶薩問佛說已，恭敬圍繞，作禮而去。 / (經文完)

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與濱田德海藏經的幸會

司馬立心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佛教東漸，止於東瀛，正所謂『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是也。然作為佛之國度，東瀛列島傳承、珍藏佛典之量反而多於唐土，卻也是不爭之事實。

戊辰（一九八八）之春，余辭別帝都，棹舟東渡，入早稻田攻讀法學博士學位。在這片豐饒的田園中，為藝謀，亦為稻粱謀。每日除置身於六法全書的法典庫中，細細地研讀每一個法條和每一項判例的法律效力外，作為歷史科班出身的筆者，依然時時不忘越界到汗牛充棟的佛典庫內，靜靜地享受誦讀『如是我聞』或者『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等經文的愉悅。

於是，在這裏，有了與濱田德海藏經的幸會。

某日，走過來一位老者，問：『君欲觀中土敦煌所出佛典否？』余答曰：『諾！夢寐以求，祈早見之！』

一周之後，在老者的引領下，余在位於東京一處被譽為人文薈萃之地的古老民房內，首次拜觀到了這批塵封已久的來自西域的佛教寶典，開啓了漫長的與佛教原典的神交之旅。

在隨後的時日中，余每開啓每一個桐木經盒，隨着經卷的舒展開來，內心都會不由地涌上一陣狂喜。

寫經料紙多厚實入潢，歷千年而愈顯其古色斑斕，滿卷蒼黃中飽含歲月滄桑。烏絲欄亮麗規整，濃淡深淺得體。所施書體點畫峻厚，魄力雄強且氣象渾穆，筆致秀潤而血肉豐美。細者若游絲微風掠過，波瀾不驚；

粗者則如山嶽擎天，力可拔樹。筆筆透出唐土風韻，讓人驚為神筆天成。

秘藏寶卷之數，據稱原約近兩百卷，至筆者初睹時雖已有散出，然所存者亦還可稱洋洋大觀。內容多為佛教經典，亦偶見土地契約等社會文書。寫本以敦煌所出者為主，間見吐魯番等西域文書。其年代，始於魏而終於唐，而中唐之後者尤眾。入宋後者，僅見一件版刻之經，乃宋太祖開寶八年（九七五）吳越國王錢俶所造《寶篋印陀羅尼經》（即一九二四年杭州雷峰塔倒塌時出土的雷峰塔經）。

寶卷不少堪稱珍品。諸如初唐《般若波羅蜜放光經卷第二十》和《寶篋印陀羅尼經》等，曾被日本文部省指定為『重要美術品』，《妙法蓮華經卷第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八十四》《佛說八陽神咒經》以及《大雲無想經》等，則參加過一九四四年的東京『第三十回大藏會展觀』。其中還有隋開皇十七年的《大涅槃經卷一》等十九件藏經的識語，被收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池田溫所編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之中。

經卷流轉痕跡亦斑斑可考。從筆者所睹痕跡中可知，這批秘藏寶卷自敦煌藏經洞散出後，部分曾經李盛鐸、端方、康有為、廉泉與吳芝瑛夫婦、袁克文等名流之手，流傳有序，最後經不同管道，分別再匯集於秘藏之主濱田德海手中。

故這批藏經被命名為『濱田德海蒐集中國古代寫經·寫本·文書藏珍』，筆者多略稱為『濱田德海藏經』或『濱田藏經』。

濱田德海及其收藏時代

與英法德俄諸國的敦煌文物多為博物館、圖書館公藏形態相異，日本列島所珍藏者，卻以散藏於私人個人或者私人博物館的私藏為主。以濱田德海命名的這批浸潤着滄桑歲月之美的秘藏佛典，又是日本私藏敦煌寶卷中數量最多也最鮮為人知的秘藏之一。

案濱田德海（はまだのりみ，Hamada Norimi），日本鹿兒島縣人也。一八九九年八月七日出生於鹿兒島望族濱田時家中，是為次子。一九二四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隨即進入大藏省，經書記官、銀行局和專賣局科長等，累遷至相當副大臣官階的大藏省事務官，直至一九四六年六月退職。中日戰爭期間，短期被派駐到內閣為統一負責中國政策的直屬機構興亞院，任調查官，駐興亞院華中聯絡部。一九四五年曾任駐華大使館參事官。終其一生，似多從事稅務等經濟政策的制定與指導事務。有《關於國民貯蓄組合法》和《信託法的新研究》等著作傳世。

與其他先行的敦煌私人藏經相比，濱田德海的蒐藏起步，則晚了整整一代人。然其基於對佛學的摯誠之意，在任高級官僚之際，節衣縮食，苦苦蒐求散佚於中日各地民間之中的中國古代寫經、寫本和其他出土文書，尤其是令人心儀的敦煌寫經，靠後發之勇，終成大業。

據日本的敦煌寫經蒐藏史顯示，在濱田德海還是少年的一九〇〇年代，日本的大谷探險隊就繼斯坦因、伯希和以及斯文赫定之後，三次探險西域，攜回了『李柏文書』和為數眾多的敦煌寫經。一九〇九年，伯希和將自己部分所獲之敦煌寫經精品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當時旅居北京的東京古書店『求文堂』的店主田中慶太郎前往拜觀，隨後以『救堂生』之筆名，撰寫《敦煌石室中的典籍》，掲載於日文《燕塵》雜誌，揭開

了日本瞭解、研究和收藏敦煌文書的元年，田中慶太郎本人也成了最早的敦煌寫經收藏者之一。

其後，內藤湖南（虎次郎）、神田喜一郎、矢吹慶輝、富岡謙藏、清野謙次、中村不折等漢學家也相繼而上，盡力收藏已四散而出的敦煌寫卷。於是羅振玉舊藏、端方舊藏之經卷，便紛紛越海而來，進入新藏家手中。

約在濱田德海大學畢業入職大藏省的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日本的敦煌學更開新生面。一九二四年，內藤湖南歷訪歐洲，追尋斯坦因與伯希和帶往歐洲的敦煌文書；翌年，石濱純太郎在大阪講演時，破天荒地創造了『敦煌學』一詞。一時引得藏家蜂起，許多學者和實業家相繼轉向，將原鍾情於陶瓷器、青銅器和書畫的資金，轉投向購藏敦煌文書，引發了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代搶購敦煌寫經的第二波。書法家中村不折、學者羽田亨和律師守屋孝藏，乃為其中翹楚。諸如三井家那一百一十二件端莊雋秀、筆致秀潤、清麗喜人的寫經，實是一九二八年得之於張廣建舊藏。而杏雨書屋的秘寶，則為羽田亨教授經李盛鐸之子李滂所得。經此二十餘年分合離散，敦煌秘寶在東瀛列島的收藏分佈格局大局落定，即自然形成個人私藏、團體機構私藏、國公立機構公藏之三大板塊^{〔三〕}。

在當時眾多的收藏競爭對手中，以公務員身份闖入此領域的濱田德海，憑借着熾熱的向佛之心，窮數十年而不捨，終成洋洋大觀也。不少當年康有為、李盛鐸原藏之佳品，也收入『濱田藏經』廬中矣。其藏經，無論以量觀之，抑或以質論之，謂之東瀛個人蒐集敦煌寫經之首，亦非過言。嘗自編有《濱田德海蒐集中國古代寫經·寫本·文書藏珍目錄》一卷，斑斑履痕，盡見其中。然未付梓，便隨佛西歸，終成學界憾事，屈指已有五十又八年也。

國會審議會上的評價

一九五八年濱田德海辭世後，其蒐集的日本金融、稅務文書捐贈給了母校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即『濱田德海資料』專門文庫是也。

而對有關中國古代寫經、寫本和出土文書的『濱田藏經』，日本第三十七回國會議院運營委員會圖書館運營小委員會曾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進行審議，要求以國庫預算由國會圖書館購藏此批敦煌瑰寶，以免流散之虞。

是時，日本國會圖書館副館長岡部史郎在審議會上，曾面對衆多議員的質疑，如此評價道：『這是最古老的佛教原典。斯坦因從敦煌石窟中發掘出來的敦煌文書，作為現存的佛典，具有最高的權威性。這應是珍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和法國的圖書館之物，毋須贅言北京的圖書館也多有收藏。濱田德海先生因以大藏省官僚身份，長期在中國任職，故得以收藏有數十件，然而現在卻如此辭世而去了。有專家建言稱，若對此放置而不顧，則將有流出海外之虞，故國會圖書館應購而藏之，這將會成為日本研究佛教與其他東洋學不可缺少的資料……』（日本《衆議院會議情報：第三十七回國會議院運營委員會圖書館運營小委員會第一號》，昭和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然而，日本屬高度財政民主化統治的國度。購藏『濱田藏經』雖屬美事，但還是因動用公帑，事涉重大，最後以國庫預算不足，無疾而終。其後，此批敦煌遺珍一直秘藏於私人高閣之中，連專門學者亦難得一睹。現在，經多方不斷努力，終得開始陸續回歸唐土，亦算幸事焉。古人曾曰，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然『濱田藏經』經卷畢竟位列國寶，曩年國人失之，而日人得之，今日日人失之，而國人又得之，實有完璧歸趙之美焉。若濱田德海先生地下有知，亦會含笑稱善於九泉矣！

注釋：

〔一〕日本敦煌文書收藏的三種形態，據不完全統計可大致分為，個人私藏、團體機構私藏、國公立機構公藏：

個人私藏主要有：田中慶太郎、石濱純太郎、神田喜一郎、矢吹慶輝、西脇濟三郎、大谷光照、潮溜真澄、小泉經一、三井八郎右衛門、住田智見、栗原貞一、小川睦之輔、小川廣巳、山本悌二郎、田中光顯、田中豐穰、井川定慶、松山與兵衛、中村不折、西川寧、羽田亨、高楠順次郎、富岡謙藏、清野謙次、松元文三郎、守屋孝藏、石黑忠憲、林平藏、出口常順、大谷家二樂莊等。

團體機構私藏主要有：法隆寺、唐招提寺、正倉院、四天王寺、石山寺、武州古經堂、仁和寺、太平寺、高野山正智院、藥師寺、西大寺、西本願寺、知恩院、永觀堂、延歷寺、教王護國寺、近江西教寺、圓城寺、炎興聖寺、東山草堂（以上為佛教團體）；杏雨書屋、五島美術館大東急紀念文庫、三井紀念美術館、靜嘉堂文庫、金澤文庫、京都藤井有鄰館、根津美術館、五島美術館、久原文庫、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寧樂美術館（以上為民間企業所設團體）；龍谷大學圖書館、大谷大學圖書館、天理大學圖書館、同志社大學圖書館（以上為私立大學團體）等。

國公立機構公藏機構主要有：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國會圖書館、宮內廳書陵部、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九州大學文學部等。

目錄

序言……………方廣鋁 三

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與濱田德海藏經的幸會……………司馬立心 八

伍倫01號 妙法蓮華經卷二……………一

伍倫02號 妙法蓮華經卷五……………三

伍倫03號 敦煌洪潤鄉洪池鄉百姓借貸契約（擬）……………一〇

伍倫04號 妙法蓮華經卷六……………十一

伍倫05號 妙法蓮華經卷六……………二十四

伍倫06號1 妙法蓮華經（小字本）卷五……………三五

伍倫06號2 妙法蓮華經（小字本）卷六……………四〇

伍倫06號3 妙法蓮華經（小字本）卷七……………四五

伍倫07號1 妙法蓮華經卷七……………四七

伍倫07號2 妙法蓮華經卷十八及題記（擬）……………四九

伍倫07號背 裱補紙殘片（擬）……………五〇

伍倫08號 妙法蓮華經（八卷本）卷八……………五二

伍倫09號 大般涅槃經（北本宮本）卷三一……………五七

伍倫10號 大般涅槃經（思溪本）卷一八……………六四

伍倫11號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六七……………七〇

伍倫12號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八四……………八〇

伍倫13號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二八……………八五

伍倫14號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八四……………九二

伍倫15號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三九……………一〇三

伍倫16號 金光明經卷四……………一一〇

伍倫17號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一〇……………一一九

伍倫18號 釋摩男經……………一二六

伍倫19號 天地八陽神咒經……………一三一

伍倫 19 號背	佛經殘片（擬）	一三二
伍倫 20 號	大智度論（異卷）卷一九	一三三
伍倫 21 號	思益梵天所問經卷一	一四一
伍倫 22 號 1	思益梵天所問經（小字本）卷一	一五四
伍倫 22 號 2	思益梵天所問經（小字本）卷二	一五九
伍倫 23 號	思益梵天所問經（聖本）卷三	一六六
伍倫 24 號	維摩詰經卷下	一七八
伍倫 25 號	觀世音經	一八五
伍倫 26 號	大乘入楞伽經卷七	一八八
伍倫 27 號 1	黃仕強傳（擬）	一九〇
伍倫 27 號 2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	一九〇
伍倫 27 號 3	證香火本因經第二	一九四
伍倫 28 號	勸善經	二〇三
伍倫 29 號	維摩詰所說經卷一	二〇五
伍倫 30 號	羯磨	二一四
伍倫 31 號	和菩薩戒文	二二二
伍倫 32 號	五月五日下午菜人名目鈔（擬）	二二四
伍倫 33 號	佛名經（十六卷本）卷一	二二五
伍倫 34 號	妙法蓮華經卷一	二二八
伍倫 35 號	大般涅槃經（思溪本）卷二七	二二九
伍倫 36 號	瑜伽師地論義疏（擬）	二四四
伍倫 36 號背	殘地契（擬）	二四五

鑒藏印釋文	二四六
-------	-----

條記目錄	一
------	---



諸卧具 種種湯藥
以起塔廟 寶衣布地

如斯等事 以用供養 於恒沙劫 亦不能報
諸佛希有 无量无邊 不可思議 大神通力
无漏无為 諸法之王 能為下劣 忍于斯事
取相凡夫 随宜為說
諸佛於法 得最自在 知諸衆生 種種欲樂
及其志力 随所堪任 以无量喻 而為說法
随諸衆生 宿世善根 又知成熟 未成熟者
種種籌量 分別知己 於一乘道 随宜說三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顯慶五年三月十四日濟法寺沙門重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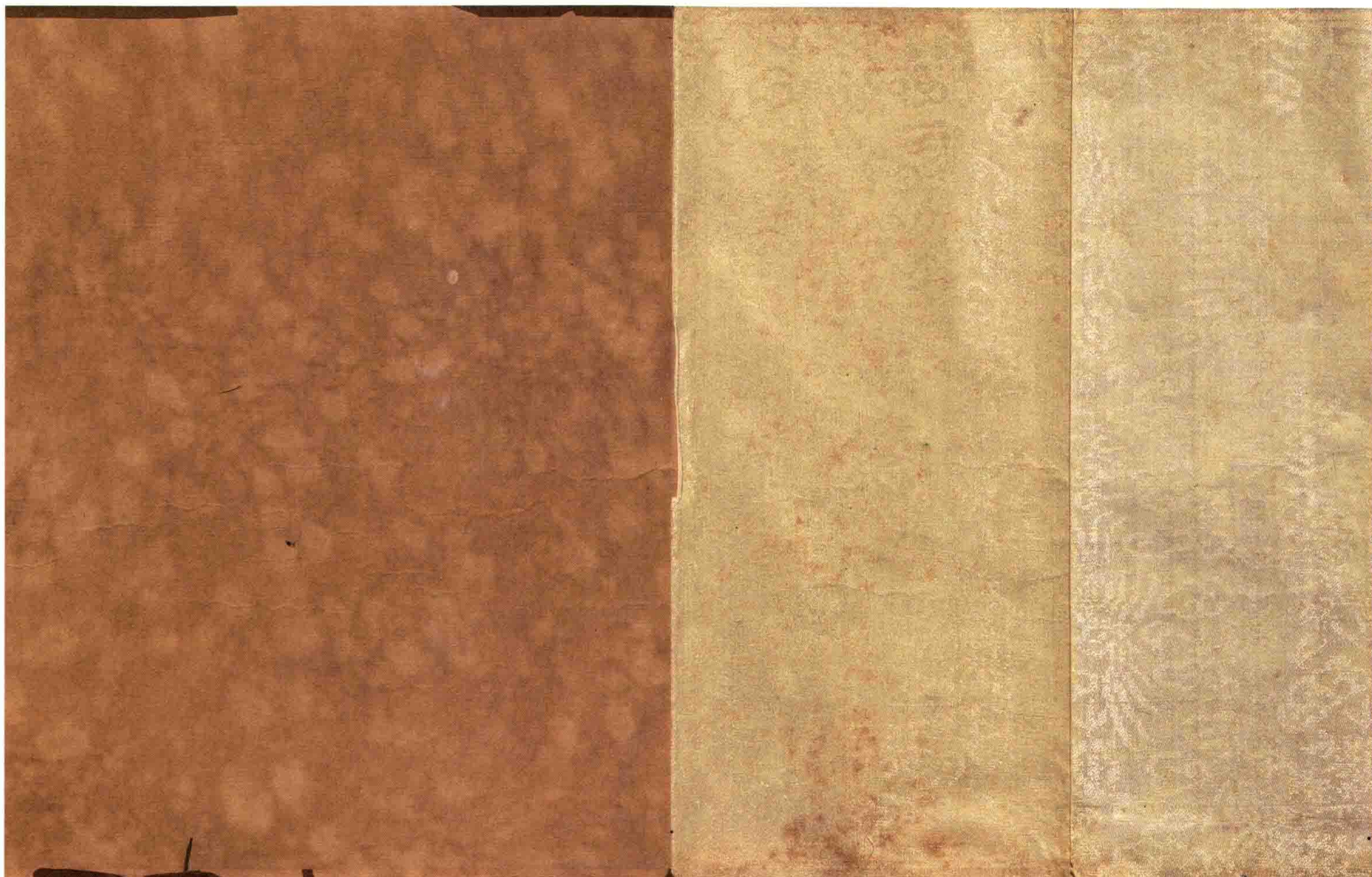
師奉為師僧父母法界衆生敬造法

華經一部願以斯景福抵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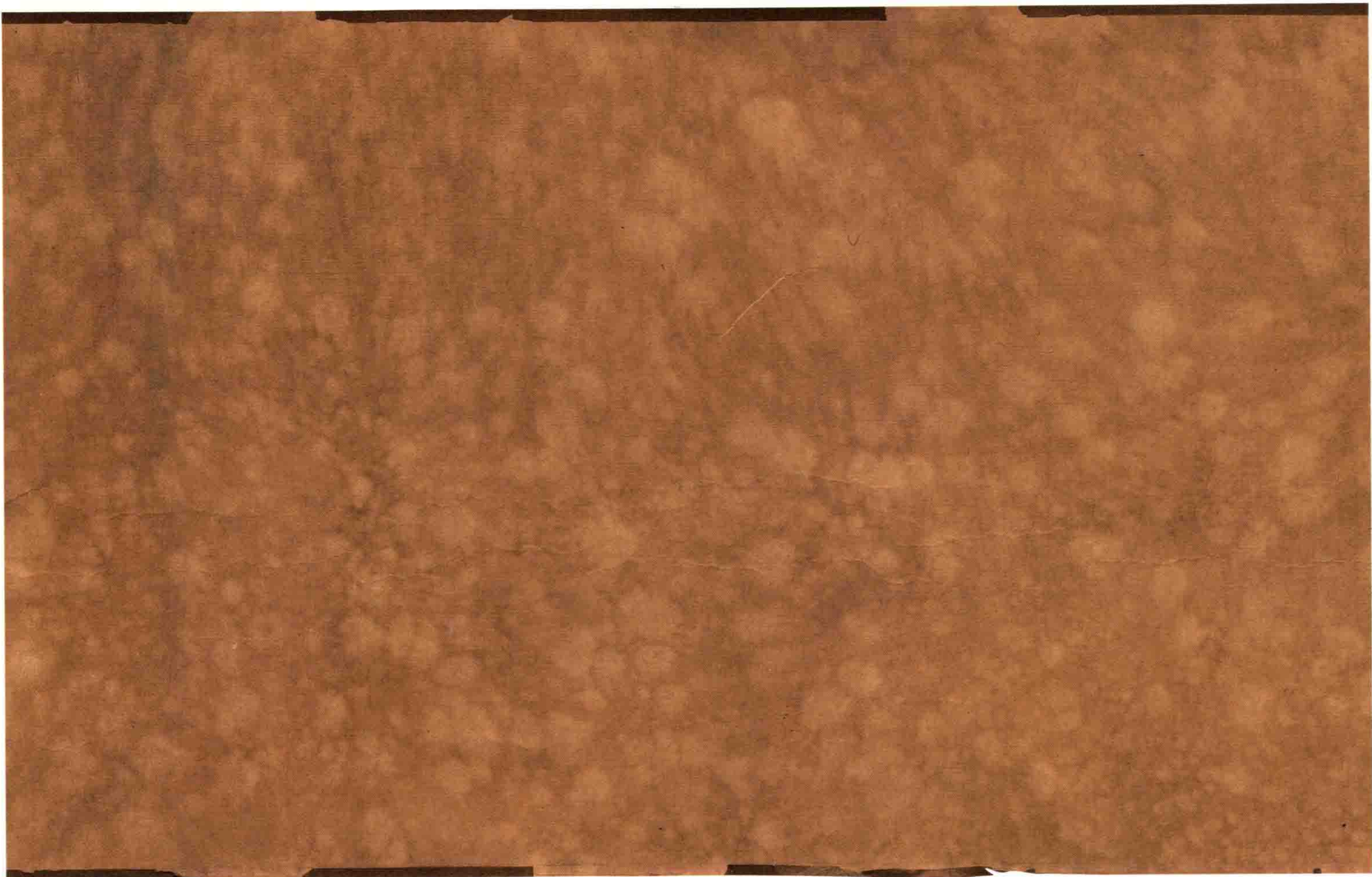
緣同離苦源成成作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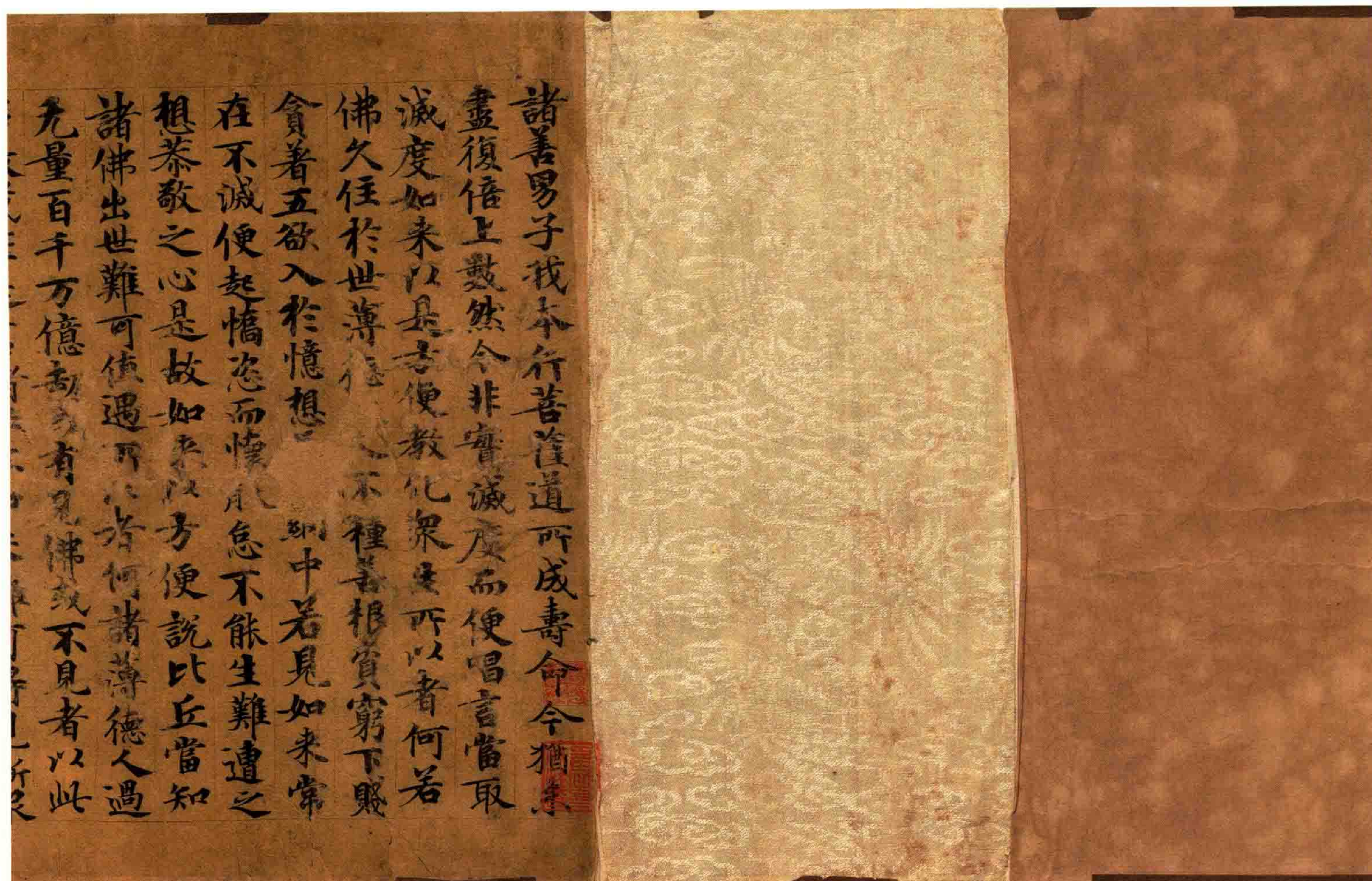
伍倫 02 號 妙法蓮華經卷五 02-1



伍倫 02 號 妙法蓮華經卷五 02-2



伍倫 02 號 妙法蓮華經卷五 02-3



伍倫 02 號 妙法蓮華經卷五 02-4